

周作人回忆录

(内部发行)

装帧设计: 彭淑娥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1982年1月印刷

字数: 446,000 印张: 22 印数: 1—14,200

统一书号: 11109·196 定价: 1.60元

目 次

第 一 卷

一	缘起	1
二	老人转世	2
三	风暴的前后（上）	6
四	风暴的前后（中）	9
五	风暴的前后（下）	11
六	避难	13
七	关于娱园	15
八	号	17
九	三味书屋	19
十	父亲的病（上）	23
十一	父亲的病（中）	25
十二	父亲的病（下）	27
十三	炼度	30
十四	杭州	32
十五	花牌楼（上）	35
十六	花牌楼（中）	37

十七	花牌楼（下）	40
十八	四弟	43
十九	县考	45
二〇	再是县考	47
二一	县考的杂碎	50
二二	县考的杂碎（续）	52
二三	义和拳	54
二四	几乎成了小流氓	57
二五	风暴的余波	60
二六	脱逃	63
二七	夜航船	66
二八	西兴渡江	68
二九	拱辰桥	71
三〇	青莲阁	73
三一	长江轮船	75
三二	路上的吃食	79
三三	南京下关	81
三四	入学考试	
三五	学堂大概情形	86
三六	管轮堂	88
三七	上饭厅	90
三八	讲堂功课	92
三九	打靶与出操	94
四〇	点名以后	96

四一	老师（一）	99
四二	老师（二）	101
四三	风潮（一）	103
四四	风潮（二）	105
四五	考先生	108
四六	生病前	111
四七	生病后	114
四八	祖父之丧	117
四九	东湖学堂	121
五〇	东湖逸话	124
五一	我的新书（一）	127
五二	我的新书（二）	130
五三	我的笔名	133
五四	秋瑾	136
五五	大通学堂的号手	138
五六	武人的总办	140
五七	京汉道上	143
五八	在北京（一）	145
五九	在北京（二）	147
六〇	北京的戏	150
六一	鱼雷堂	152
六二	吴一斋	155
六三	五年间的回顾	158
六四	家里的改变	160

第 二 卷

六五	往日本去.....	163
六六	最初的印象.....	165
六七	日本的衣食住（上）.....	169
六八	日本的衣食住（中）.....	172
六九	日本的衣食住（下）.....	174
七〇	结论.....	177
七一	下宿的情形.....	179
七二	学日本语.....	182
七三	筹备杂志.....	185
七四	徐锡麟事件.....	188
七五	法豪事件.....	190
七六	中越馆.....	193
七七	翻译小说（上）.....	196
七八	翻译小说（下）.....	198
七九	学俄文.....	201
八〇	民报社听讲.....	203
八一	河南——新生甲编.....	205
八二	学希腊文.....	208
八三	邬波尼沙陀.....	210
八四	域外小说集——新生乙编.....	214
八五	蒋抑卮.....	216

八六	弱小民族文学.....	218
八七	学日本语 (续)	221
八八	炭画与黄蔷薇.....	224
八九	俳谐.....	227
九〇	大逆事件.....	231
九一	赤羽桥边.....	234
九二	辛亥革命 (一) ——王金发.....	236
九三	辛亥革命 (二) ——孙德卿.....	239
九四	辛亥革命 (三) ——范爱农.....	244
九五	望越篇.....	249
九六	卧治时代.....	253
九七	在教育界里.....	256
九八	自己的工作 (一)	259
九九	自己的工作 (二)	261
一〇〇	自己的工作 (三)	264
一〇一	自己的工作 (四)	267
一〇二	金石小品.....	270
一〇三	故乡的回顾.....	273

第 三 卷

一〇四	去乡的途中 (一)	277
一〇五	去乡的途中 (二)	280
一〇六	从上海到北京.....	283

一〇七	绍兴县馆（一）	286
一〇八	绍兴县馆（二）	289
一〇九	补树书屋的生活	292
一一〇	北京大学	296
一一一	往来的路	299
一一二	复辟前后（一）	302
一一三	复辟前后（二）	305
一一四	复辟前后（三）	309
一一五	蔡子民（一）	312
一一六	蔡子民（二）	315
一一七	蔡子民（三）	318
一一八	林蔡斗争文件（一）	320
一一九	林蔡斗争文件（二）	322
一二〇	林蔡斗争文件（三）	326
一二一	卯字号的名人（一）	332
一二二	卯字号的名人（二）	336
一二三	卯字号的名人（三）	339
一二四	三沈二马（上）	342
一二五	三沈二马（下）	345
一二六	二马之余	348
一二七	五四之前	351
一二八	每周评论（上）	355
一二九	每周评论（下）	358
一三〇	小河与新村（上）	362

一三一	小河与新村（中）	365
一三二	小河与新村（下）	367
一三三	文学与宗教	371
一三四	儿童文学与歌谣	374
一三五	在病院中	378
一三六	西山养病	382
一三七	琐屑的因缘	386
一三八	爱罗先珂（上）	389
一三九	爱罗先珂（下）	392
一四〇	不辩解说（上）	396
一四一	不辩解说（下）	400
一四二	玛嘎喇庙	403
一四三	顺天时报	406
一四四	顺天时报（续）	410
一四五	女师大与东吉祥（一）	414
一四六	女师大与东吉祥（二）	418
一四七	语丝的成立	421
一四八	五卅	425
一四九	三·一八	428
一五〇	中日学院	432
一五一	东方文学系	435
一五二	东方文学系的插话	438
一五三	坚冰至	442
一五四	“清党”	446

第 四 卷

一五五	北大感旧录（一）——一辜鸿铭，二刘申叔 ...	449
一五六	北大感旧录（二）——三黄季刚.....	453
一五七	北大感旧录（三）——四林公铎.....	456
一五八	北大感旧录（四）——五许守白，六黄晦闻， 七孟心史.....	459
一五九	北大感旧录（五）——八冯汉叔.....	463
一六〇	北大感旧录（六）——九刘叔雅，十朱逖先 ...	466
一六一	北大感旧录（七）——十一胡适之	469
一六二	北大感旧录（八）——十二刘半农	473
一六三	北大感旧录（九）——十三马隅卿	477
一六四	北大感旧录（十之上）——十四钱玄同	482
一六五	北大感旧录（十之下）——续前	485
一六六	北大感旧录（十一）——十五蔡子民	491
一六七	道路的记忆（一）.....	495
一六八	道路的记忆（二）.....	500
一六九	女子学院.....	505
一七〇	《在女子学院被囚记》.....	507
一七一	北伐成功.....	514
一七二	章太炎的北游.....	518
一七三	打油诗.....	522
一七四	日本管窥.....	527

一七五	日本管窥（续）	531
一七六	北大的南迁	535
一七七	元旦的刺客	539
一七八	从不说话到说话	544
一七九	“反动老作家”（一）	547
一八〇	“反动老作家”（二）	553
一八一	先母事略	559
一八二	监狱生活	566
一八三	在上海迎接解放	570
一八四	我的工作（一）	576
一八五	我的工作（二）	579
一八六	我的工作（三）	582
一八七	我的工作（四）	588
一八八	我的工作（五）	593
一八九	我的工作（六）	597
一九〇	拾遗（甲）——小引	603
一九一	拾遗（乙）——儿时	606
一九二	拾遗（丙）——在杭州	609
一九三	拾遗（丁）——大姑母	615
一九四	拾遗（戊）——读小说	620
一九五	拾遗（己）——读小说（续）	625
一九六	拾遗（庚）——遇狼的故事	631
一九七	拾遗（辛）——我的杂学一，二	635
一九八	拾遗（壬）——我的杂学三，四	639

一九九	拾遗（癸）——我的杂学五，六	643
二〇〇	拾遗（子）——我的杂学七，八	647
二〇一	拾遗（丑）——我的杂学九，十	651
二〇二	拾遗（寅）——我的杂学十一，十二	656
二〇三	拾遗（卯）——我的杂学十三，十四	660
二〇四	拾遗（辰）——我的杂学十五，十六	664
二〇五	拾遗（巳）——我的杂学十七，十八	668
二〇六	拾遗（午）——我的杂学十九，二十	674
二〇七	后记	679
	后序	683
曹聚仁：校读小记		688

一 缘 起

我的朋友曹聚仁先生，前几时写信给我，劝我写自叙传，我听了十分惶恐，连回信都没有写，幸而他下次来信，也并不追及，这才使我放了心。为什么这样的“怕”写自叙传的呢？理由很是简单，第一是自叙传很难写。既然是自叙传了，这总要写得像个东西，因为自叙传是文学里的一品种，照例要有诗人的“诗与真实”掺和在里头，才可以使得人们相信，而这个工作，我是干不来的。第二是自叙传没有材料。一年一年的活了这个多少年岁，到得如今，不但已经称得“古来稀”了，而且又是到了日本是所谓“喜寿”（喜字草书有如“七十七”三字所合成），那么这许多年里的事情尽够多了，怎么说是没有呢？其实年纪虽是古稀了，而这古稀的人乃是极其平凡的，从古以来不知道有过多少，毫没有什么足以称道的；况且古人有言，“寿则多辱”，结果是多活一年便多有一年的耻辱，这有什么值得说的呢。

话虽如此，毕竟我的朋友的意思是很可感谢的。我虽然没有接受他原来的好意，却也不想完全辜负了他，结果是经过了几天考虑之后，我就决意来写若干节的《知堂回想录》，也就是一种感旧录；本来旧事也究竟没甚可感，只是五六十前的旧事，虽是日常琐碎事迹，于今想来也多奇

奇怪怪，姑且当作“大头天话”（儿时所说的民间故事）去听，或者可以且作消闲之一助吧。

时光如流水，平常五十年一百年倏忽的流过去，真是如同朝暮一般，而人事和环境依然如故，所以在过去的时候谈谈往事，没有什么难懂的地方，可是现在却迥不相同了。社会情形改变得太多了，有些一二十年前的事情，说起来简直如同隔世，所谓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我想这就因为中间缺少连络的缘故。老年人讲故事多偏于过去，又兼讲话罗叨，有地方又生怕年青的人不懂，更要多说几句，因此不免近于烦琐，近代有教养的青年恐不满意，特在此说明，特别请原谅为幸。

二 老人转世

我于前清光绪十年甲申十二月诞生，实在已是公元一八八五年的一月里了。照旧例的干支说来，当然仍是甲申，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确是多难的一年；法国正在侵略印度支那，中国战败，柬埔寨就不保了。不过在那时候，相隔又是几千里，哪里会有什么影响？所以我很是幸运的，在那时，天下太平的空气中出世了。

我的诞生是极平凡的，没有什么事先的奇瑞，也没见恶的朕兆。但是有一种传说，后来便以讹传讹，说是一个老和尚转生的，自然这都是迷信罢了。事实是有一个我的堂

房阿叔，和我是共高祖的，那一天里出去夜游，到得半夜里回来，走进内堂的门时，仿佛看见一个白须老人站在那里，但转瞬却是不见了。这可能是他的眼花，所以有此错觉，可是他却信为实有，传扬出去，而我适值恰于这后半夜出生；因为那大家都相信有投胎转世这一回事，也就听信了他，后来并且以讹传讹地说成是老和尚了。当时，我对这种浪漫的传说，颇有点喜欢，一九三一年曾经为人写一单条云：

“一月三十日晨，梦中得一诗云，‘偃息禅堂中，沐浴禅堂外，动止虽有殊，心闲故无碍。’族人或云余前身为一老僧，其信然耶？三月七日上午书此，时杜逢辰君养病北海之滨，便持赠之，聊以慰其寂寞。”本来是想等裱装好了送去，后乃因循未果，杜君旋亦病重谢世了。两三年之后，我做那首打油诗，普通被称为“五十自寿”的七律，其首联云：“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即是用的这个典故。我自信是个“神灭论者”，如今乃用老人转世的典故，其打油的程度为何如，正是可想而知了。

因为我是老头子转世的人，虽然即此可以免于被称作“头世人”——谓系初次做人，故不大懂得人世的情理；至于前世是什么东西，虽然未加说明，也总是不大高明了，——但总之是有点顽梗，其不能讨人们的喜欢，大抵是当然的了。我不想举出事实，也实在没有事实；可以证明这事，现在只想一讲我在四五岁的年头上遇着的一个大灾

难，即是出天花；这不但几乎夺去了我的生命，而且即使性命保全了，却变了麻子，一个麻脸的老和尚，这是多么的讨厌的东西呀！说到这里，应当赶紧的声明一句，幸而二者都不，这是对于我的祖母、母亲的照顾应该感谢的。

痘为小儿的一大病，凡人都要经过这一难关。但是只要人工的种过痘，无论土法或洋法，这便是牛痘，就可保无危险。可怕的痘神给种的“天然痘”，它的死亡率不知百分之几，幸免的也要脸上加密圈。我所出的便是这种“天花”。据说在那偏僻地方，也有打官话的医官有时出張，施种牛痘，但是在那两三年内大约医官不曾光临，所以也就淡然处之，直待痘儿哥哥或痘儿姐姐来给种上了。那时是我先出天花，不久还把只有周岁左右的妹子也给感染了。妹子名叫端姑，如果也是在北京的祖父给取的名字，那么一定也是得家信的这一天里，有一位姓端的旗籍大员适值来访，所以借用的；不过或者是女孩，不用此例，也未可知。据说这个妹子长得十分可喜，有一回我看她脚上的大拇趾，太是可爱了，便不禁咬了它一口，她大声哭了起来，大人急忙走来，才知道是我的顽劣行为。当天天花初起时，我的病状十分险恶，妹子的却很顺当，大家正很放心，把两个孩子放在一间房里睡，有一天两人都在睡觉，忽然听见呀的叫了一声。（不知道是谁在叫，据推测这是天花鬼的叫声，它从我这边出来，钻到妹子那里去了，那么在我也没有叫唤之必要，所以只好存疑了。）大人惊起看时，妹子的痘便都已陷入，我却显是好转了。急忙的去

请天花寺门的王医师来看，已经来不及挽回，结果妹子终于死去。后来葬在龟山的山后，父亲自己写了“周端姑之墓”五个字，凿一小石碑立于坟前，直到一九一九年鲁迅回去搬家，才把这坟和四弟的坟都迁葬于逍遥楼的。

鲁迅在种牛痘的时候，也只有两三岁光景，但他对于当时情形记得清清楚楚，连医官的墨晶大眼镜和他的官话，都还不曾忘记。我出天花是四五岁了，比他那时要大两三岁，可是什么都不记得了。只是听大人们追述，这才知道一点，据说因为病人发热怕光，一半也因了迷信关系，把房间窗门都用红纸糊封，而且还把眼睛也糊了红纸。这当时不晓得是否玩笑话，但听去又像在讲真话，所以我那眼睛实在有没有被封过，封了又是什么用意，现在已经无法质询，因此无从知道了。在天花结痂的时候，据说很是要紧，因为很痒不免要去搔爬，而这一搔爬可就坏了大事，脸上麻点的有无或多少，就在这里决定了。我是幸亏祖母看得很好，将两只手紧紧的捆住了，不让它动一动，当时虽然很窘，大约哭得很凶吧；然而也因此免于脸上雕花，这与我的出天花而幸得不死，都是很可庆幸的。

我在十岁以前，生过的病很多，已经都记不得，而且中医的说法都很奇怪，所以更说不清是食裹火或火裹痰了。不过其中顶利害的是因为没有奶吃，所以雇了一个奶妈，而这奶妈原来也是没有什么奶的；为的骗得小孩不闹，便在门口买种种东西给他吃，结果自然是消化不良，瘦弱得要死，可是好像是害了馋癆病似的，看见什么东西

又都要吃。为的对症服药，大人便什么都不给吃，只准吃饭和腌鸭蛋——这是法定的养病的唯一的副食物。这在瘫痪病的小孩一定是很苦痛的，但是我也完全不记得了，这是很可感谢的。只记得本家的老辈有时提起说：

“二阿官那时的吃饭是很可怜相的，每回一茶盅饭，一小牙（四分之一）的腌鸭子，到我们的窗口来吃。”她对我提示这话，我总是要加以感谢的。虽然在她同情的口气后面，可能隐藏着有什么恶意；因为她是挑拨离间的好手，此人非别，即鲁迅在《朝花夕拾》里所写的“衍太太”是也。

三 风暴的前后（上）

上文曾经说过，我在天下太平的空气中出世，一直生活到十岁，虽然本身也是多病多灾，却总是平稳中渡过去了，但是在癸巳（一八九三）年遇着了风暴，而推究这风暴的起因，乃是由于曾祖母的去世。曾祖号苓年公，大排行第九，曾祖母在本家里的通称是“九太太”；她的母家姓戴，父亲是个监生，所以大概也是本城的富翁；但在我有知识以来，过年过节已经没有她的娘家人往来，可能亲丁都已断绝了吧。苓年公早年去世，没有人看见他过，但性情似乎很是和顺，不大容易发脾气的，因为传说他好种兰花，有两间房内特设地板，称为“兰花间”，还是他的遗